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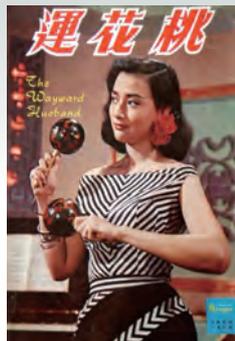
的创作，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电影编剧，主演她作品的尤敏是电懋当家花旦，叶枫、葛兰也是“电懋四美”，林黛更是名噪一时的巨星，而电懋更因其高质量的影片，在香港乃至东南亚电影界都举足轻重。

1961年，在美国遭遇出版不利的张爱玲，却在香港因编剧再度成名。她应也已经有了“花开并蒂”的念头——在这一年的秋天，打算取道台湾再临香港，为电懋将她最爱的《红楼梦》改编为电影。而取道台湾，则是为了自己正在创作的英语小说《少帅》，试图访问张学良。

可惜的是，命运再次给了下下签：张爱玲在台期间不仅访问计划遭拒，还获悉赖雅中风，原定的东方采风之旅，变成匆匆赶到香港，没日没夜地写剧本——为筹医药费，也为了返美不菲的机票钱。

在回溯一位作家生平遭遇的时候，分外能够感到因果之诡谲——谁能想到1960年代电懋与邵氏两家香港电影巨头的恶性竞争，也会成为压垮作家的最后一根羽毛呢？电懋要拍《红楼梦》，邵氏就争着抢拍，这样的“抢戏”不是第一次，也绝非最后一次，但就是这一次，殃及池鱼，连带粉碎了张爱玲的编剧梦——重回香港的她，假如能在电影界如鱼得水，会否一直留在港台创作？今日已无法得知。但《红楼梦》上下集剧本写就之后无缘拍摄，却无疑给了张爱玲巨大的打击，令她“倦鸟知返”。

“上周日我完成了《红楼梦》剧本下集，长时间工作使得眼睛再度出血……几个月来，我工作卖力得像狗，没有支薪的迹象……我全力争取的一年生活保障，三个月的



上图：张爱玲在电懋时期的编剧作品大都是“本轻利重的上乘喜剧”。

劳役，就此泡汤。”在写给赖雅的信里，张爱玲将这段赶工却又白费力气的编剧岁月称为“此生最不愉快的五个月”，“暗夜里在屋顶散步，不知你是否体会我的情况，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我可以求助”。

情知长留香港也无益处，凑够旅费之后张爱玲就匆匆返美。编剧再次成为糊口之选，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长久——1964年，电懋董事长陆运涛与其新婚妻子、行政人员共57人全部飞机失事遇难，电懋大厦将倾，宋淇也跳槽到了邵氏。张爱玲为何没有继续与邵氏合作？宋淇之子宋以朗解释说，这是因为电懋与邵氏的制片方式大为不同：“邵氏更为工厂式，采用流水线拍摄法，一部电影可能分三个studio去拍，ABC组，轮流来，每周都有一组必须拍完。时下流行什么类型的戏，就不停拍——古装剧、黄梅调、武侠片……一直拍到观众看厌为止。你想，三个礼拜电影就要拍完，还不够张爱玲的剧本走个航空来回的，

依她那个精益求精反复修改的作风，岂不是要了卿命？”

有井水处，皆读张著

从上海到香港，再到美国，张爱玲的人生主业永远只有一个：“写作”。只有当写作养活不了自己的时候，她才会寻找“副业”。她的人生，简而言之竟只有三件事：写作、谋生以及如何不让谋生影响写作。

而今陆运涛坠机的蝴蝶翅膀扇到太平洋对岸，做编剧的副业落了空，张爱玲的生活立时陷入困顿：她甚至被迫从原本的公寓搬到黑人区的政府廉价公营房屋，一边想办法重操翻译旧业，一边申请一些驻校作家资格。即便如此困顿，即便英语小说毫无出版希望，她仍然自觉“生活得很安静，想把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写完它，另外有几个短篇小说迟早要写。至于它们的出路，只好走着瞧”——写作于她的意义，曾为“出名趁早”，曾为“比林语堂还出风头”，但到了此时，多方困境夹击之下，反而返璞归真，回归为一个作家的自觉——能写，就是一种幸福。

祸兮福所倚，整个60年代，张爱玲虽然文坛不得志，却从未停止

右图：宋淇夫妇（1949年8月在香港）。图片提供/宋以朗

